

王氏醫案續編卷三

杭州王士雄孟英醫案

趙夢齡菊齋續輯



丙午春。高漢芳患滯下色醬。日數十行。年已七十七歲。自去秋以來。漸形疲憊。卽服補藥。馴致見痢。黃某徑用溫補。勢乃劇延。脈、虛、證、實。孟英診之。右脈絃細。花遲口渴。溲澀。時時面赤。自汗。乃吸受暑邪。誤作虛治。幸其所稟極堅。尙能轉痢。一誤再誤。邪愈盛而正反虛矣。以白頭翁湯加參朮銀花芩芍棟斛延胡二劑。卽減五劑而安。繼與調補。竟得霍然。後三載以他疾終。

葉晝三姪女適朱氏。上年四月分娩。七月患赤痢。其家謂產後之病。不敢服藥。延至今春。肌消膝奐。見食欲嘔。晝三迓孟英診之。左細。與右滑。數伏。暑爲病。幸未誤藥。與沙參、陳倉米、歸芍、續斷、木瓜、扁豆、連斛、石蓮、荷蒂、柿蒂、枇杷葉、橘皮爲方。送駐車丸而愈。

鄭芷塘令岳母年踰花甲。仲春患右手、足不遂。舌蹇不語。面赤、便秘。醫與疏風不效。第四日延診於孟英。右洪滑。左絃數。爲陽明府實之候。疏石菖蒲、膽星、知母、花粉、枳實、婁仁、秦艽、旋覆、麻仁、竹瀝爲方。或慮便瀉欲脫。置不敢用。而不知古人中藏宜下。

盤龍嶺木可

急○下○存○陰○合 法

滋○陰○生○津○尤○合○法○

飲不沾腹脹息粗陰津欲竭非急下不可也。卽以前方加大黃。
急下存陰合法
 四錢絞汁服連下黑矢五次舌蹇頓減漸啜稀糜乃去大黃加。
滋陰生津丸合法
 西洋參生地麥冬丹皮薄荷服五劑復更衣語言乃清專用甘。
 涼充津滌熱又旬日舌色始淡納穀如常改以滋陰漸收全績。
 踰三載聞以他疾終。

章養雲室患感適遇猝驚黃包二醫皆主溫補乃至昏譫痙厥。
 勢極危殆棺衾咸備無生望矣所親陳仰山聞之謂云去秋顧。

温病誤補未有能生者孟英獨出手眼實發前人所未發

用木通精當凡心經蘊熱用犀

奏雲之恙僅存一息得孟英救愈子盍圖之章遂求診於孟英

陰、將、竭、矣、肝、無、血、養

證交三十八日脈至細數無倫兩手拘攣宛如角弓之反張痰

升自汗渴飲苔黃面赤臀穿晝夜不能合眼先與犀羚貝斛元

參連翹知母花粉膽星牛黃鼈甲珍珠竹黃竹葉竹茹竹瀝爲

方三劑兩手漸柔汗亦漸收又五劑熱退痰降脈較和而自言

太多

自答日夜不休乃去羚斛珠黃加西洋參生地大塊硃砂兩許

服之眊絮不減或疑爲癲似有搖惑之意孟英恐其再誤囑邀

熱在心而用肝腎藥

許芷卿商之芷卿極言治法之絲絲入扣復於方中加青黛龍

宜乎不效

牡服二劑仍喋喋不已孟英苦思數四徑於前方加木通一錢

角黃連等藥必兼木通其效乃捷以能引心經之熱從小腸出也

投七卽效。次日病者自云。前此小溲業已通暢。不甚覺熱。昨藥服後。似有一團熱氣。從心頭直趨於下。由溺而泄。從此神氣安謐。粥食漸加。兩腿能動。大解亦堅。忽咽腫大痛。水飲不下。孟英曰。餘火上炎也。仍與前方。更吹錫類散而安。惟醫瘡未斂。腿痛不已。乃下焦氣血傷殘。改用參耆歸芍生地合歡山藥麥冬牛膝石斛木瓜桑枝藕肉。數服痛止。餐加。又與峻補。生肌而愈。吳醞香孝廉三令媛患感。諸醫首以升散。繼進溫補。至三月下旬。證交三十五日。昏瘖譫語。六晝夜不交睫。旬日不沾米飲。許芷卿視之。儼似養雲室證。卽拉孟英暨顧聽泉趙笛樓會診。脈

劑不足
危之證

絃滑而微數。齒不能開。窺其舌縮苔垢。孟英曰。尖雖卷色猶紅。潤且二便不祕。尙有一綫生機未絕也。揆其受病原不甚重。只因謬治踰月。誤藥釀成大證。勢雖危險。吾儕當協力援之。第勿再犯一味悖藥事。或有濟醞香頗極信從。孟英復詢其服事婢媼曰。病已踰月。腰以下得毋有磨壞之虞乎。皆曰無之。惟數日前易其所遺。略有血漬。必月事之不愆也。孟英頗疑之。囑其再易之時。留心細察。疏方以犀角四錢。石菖蒲二錢。貝母二兩。整硃砂不宜入煎劑塊。硃砂兩許。竹瀝。椀許。佐以竹葉。竹黃。竹茹。知母。花粉。元參。旋覆。絲瓜絡。葦莖。銀花。鼈甲。調下。紫雪丹。次日諸君復會。渠母徐

夫人卽云。王君明視隔垣。小女腰下果已磨穿。糜潰如杵。婢媼輩粗忽。竟未之知也。昨藥服後。證亦少減。孟英仍主原方。四服後。夜始眠。瘕纔息。舌甫伸。苔乃黑。孟英於前方去鼈甲。硃砂。菖蒲。加生地。卮子。數服後。苔轉黃。大便黑如膠漆。且有痰色。蓋從前大解黃色。似乎無甚大熱。不知熱由補藥所釀。滯於腸胃。曲折之地。而不能下行。勢必薰蒸於上。致有內陷入藏之逆也。黑矢下而神識漸清。餘熱復從氣分而達。痰嗽不爽。右脈滑搏。孟英主用竹葉石膏湯。加減四劑。漸安。而外患痛楚。徹夜呻吟。雖敷以珠黃。滋以甘潤。未能向愈。孟英令以大蟾蜍治淨。煮湯煎。

王氏醫案卷三
育陰充液之藥服之果痛止肌生眠食漸進。汛事如期而瘳。冬閒適張舟甫之子爲室。或疑其病雖愈而過餌涼藥恐難受孕。迨戊申夏已得子矣。

吳醞香之僕吳森在越患感。旋杭日鼻衄數升。苔黃大渴。脈滑而洪。孟英投白虎湯二帖而安。遽食肥甘。復發壯熱。腕悶昏倦。孟英以枳實芩豉湯而瘥。數日後又昏沈欲寐。發熱自汗。舌絳溺濇。仍求孟英診之。左尺細數而芤。右尺洪大。是女勞復也。研詰之果然。與大劑滋陰清熱藥。吞服鼠矢而愈。王月鋤令媳於廟見時忽目偏左視。揚手妄言。諸親駭然。詰其

婢媵素無此恙。速孟英視之。脈絃滑而微。數苔黃。腕悶。蓋時雖春暮。天氣酷熱。兼以勞則火升。挾其素有之痰。而使然也。與犀羚卮翹元參丹參薄荷花粉送。礞石滾痰丸三服。而痰下神清。改投清養。遂愈。次年卽誕子。

一婦患證年餘。藥治罔效。初夏延孟英視之。發熱甚於未申。足冷。須以火烘。痰嗽苔黃。間有讖語。渴飲無汗。亟令撤去火盆。以生附子搗貼涌泉穴。且囑恣啖梨蔗。方用人參白虎湯投之。七帖而年餘之熱盡退。繼與養陰藥而瘳。

單小園巡檢患右脇痛。醫與溫運藥。病益甚。至於音瘖。不能出。

聲仰臥不能反側。坐起則氣逆如奔。便溺不行。湯飲不進者已三日矣。孟英診其脈沈而絃。與旋覆赭石薤白婁仁連夏茹貝枳實紫苑加雪羹服之一劑。知數劑愈。

一婦患帶下腰疼。足心如烙。不能移步。孟英投大劑甘露飲而瘳。

趙子善令愛患發熱嘔吐。口渴便秘。而年甫三齡。不能自言病苦。孟英視其舌微絳而苔色乾黃。因與海蛇鼠矢竹茹知母花粉杏貝卮斛之藥。二劑果下。未化宿食。色醬粘膩。設投俗尚溫燥消導法。必致陰竭而亡。繼往維揚。孟英臨別贈言。謂其體質

勿宜溫補。次年偶病。果爲參朮殞命。惜哉。
許某於醉飽後。腹中脹悶。大解不行。自恃強壯。仍飲酒食肉。二
日後腹痛。猶疑爲寒。又飲火酒。兼吸洋烟。併小溲而不通矣。繼
而大渴引飲。飲而卽吐。而起居如常也。四朝走懇孟英診之。脈
促歇止。滿舌黃苔。極其穢膩。而體豐肉顫。證頗可危。因婉言告
之曰。不過停食耳。且飲山查神麴湯可也。午後始覺指冷倦怠。
尙能坐轎出城。到家氣逆。夜分痰升。比曉胸腹額上俱脹裂而
死。蓋知下之不及。故不與藥也。
何新之亦儒醫也。患感旬日。胡士揚診謂勢欲內陷。舉家皇皇。

渠表弟沈悅亭茂才亦工歧黃而心折於孟英因拉視之呃忒
苔膩便秘痰多心下拒按持其脈右手洪大滑數與小陷胸加
沙參菖貝苑薤茹杏旋杷之劑數帖而安繼以甘涼二旬後得
大解而痊何乃執柯爲王沈聯姻婭焉

翁氏婦患目疾自春徂夏治不能瘳漸至腹中痞脹痛不可當
食不能下便秘形消孟英視之乃肝鬱痰滯而誤補以致殆也
脈絃數而滑與金鈴子散合雪羹煎吞當歸龍薈丸暨礞石滾
痰丸三投卽效服至二十餘日各恙皆蠲眠食如舊

仲夏瘡疹流行幼科執用套藥天札實多有王子能參軍所親

疹為陽邪乃肺
胃溼熱所致初
宜辛涼發散令
其盡出不宜驟
用寒涼恐冰伏
熱邪不能發出
也繼即宜大清
肺胃之藥以解
餘毒從未有溫
散之法至麻黃
尤為禁劑何兒
科之憤憤耶

楚人劉某僅一子甫五齡。陸某見其瘡點不綻。連進檉柳等藥。
壯熱無汗。面赤靜臥。二便不行。參軍聞其殆。遲孟英視之。投犀
羚白虎湯。而轉機。陸某力沮。石膏不可再餌。仍進溫散。以至氣
喘痰升。復加麻黃八分。欲圖定喘。而喘汗瀕危。二便復秘。再懇
孟英救之。投白虎加西洋參竹葉而愈。繼有房氏子。亦為陸某
誤用溫散。致劇痰喘。便秘口渴。神昏。溲碧。肢痠。孟英與大劑白
虎湯。加犀角元參竹葉木通。調紫雪四帖而始安。
李新畚仲郎。瘡未齊。而痰嗽氣喘。苔色白滑。小溲不赤。或主犀
角地黃湯。加紫雪服而不效。延孟英診之。右脈洪滑。而口渴。乃

熱在氣而清其肝故不效

脈證相符

治疹原以清肺
為第一義

天時酷熱暑邪薄肺。挾其素有之痰而阻其治節。所以氣機不
行。而疹不能達。苔不能化。溺不能赤也。溫散大忌。涼血亦非與。
竹葉石膏湯。合葦莖加杏苑。旋杷海石。投之氣平。疹透苔退。舌
紅小溲亦赤。數日而愈。

杭城溫元帥例於五月十六日出巡。遣疫有魏氏女者。家住橫
河橋之北。會過其門。將及天曉。適有帶髮頭陀。由門前趨過。瞥
見之大為驚駭。注目視之。知為僧也。遂亦釋然而次日即不知。

不問何證。概投溫補。何其愚耶。

饑眩暈便秘。醫謂神虛投補數帖。反致時欲昏厥。更醫作中風。
治勢益甚。旬日後孟英持其脈絃伏而滑。胸腹無脹悶之苦。旬

此人初病必係血虛不足以養肝因妄服溫補以致積痰蘊熱膠固不開孟英治法亦是救藥誤為多愈後必繼以滋養血液之藥方收全功此疹後血為熱毒所耗不足以

餘不更衣。是驚則氣亂。挾痰逆升。正仲聖所謂諸厥應下者。應下其痰與氣也。以旋楮卮連雪羹棟貝金箔竹瀝蔗汁為方。并以鐵器燒紅淬醋。令吸其氣。二劑厥止。旬日而瘳。

某媼年六十餘。患腰腿串痛。聞響聲卽兩腿筋掣。不可耐。日必

二三十次。臥榻數載。諸藥罔效。孟英察脈沈絃苔膩。便秘。亦廣

服溫補而致病日劇也。與雪羹羚羊棟膽星橘絡竹瀝絲瓜絡吞

礞石滾痰丸。及當歸龍薈丸。四劑大瀉數十次。臭靛異常。筋掣

卽已。乃去二丸。加卮連羊霍。服六劑。卽健飯。而可扶掖以行矣。

不通

姚令輿令郎。瘡後兩腿筋掣。臥則更痛。幼科作風治而愈劇。孟

養肝也與前證
大略相同特未
受溫補之累耳

此大實證也非
酸攻不愈

王氏醫案續編 卷三
英以犀角生地木通豆卷葳蕤桑枝丹皮卮子絲瓜絡投之而
效。

徐艮生室年四十餘於酷暑之時患瘡所親沈悅亭連與清解
不能殺其勢爲邀孟英視之體厚痰多脈甚滑數揚擲譫妄舌
絳面赤渴飲便瀉乃與大劑白虎加犀角元參銀花花粉貝母
竹黃竹葉竹茹竹瀝送滾痰丸服後大便下如膠漆脈證漸和
數日後去丸藥其勢復劇甚至發厥仍加丸藥乃平如是者三
次險浪始息悅亭復以白金丸滌其膈下留痰續用甘涼濡潤
法充津液而搜餘熱漸以告愈。